

莊勇

命中註定和時辰未到



6月12日，一架從印度飛往英國的波音787型客機，在起飛後不久墜毀，機上242人除一名倖存者以外無一生還。現場畫面顯示，客機起飛不久後迅速下降，撞上一棟建築物後爆炸起火，飛機殘骸四散。

當地電視台播放的墜機現場畫面顯示，消防人員向起火建築噴水，大樓樓體漆黑，外牆玻璃幾乎全部被毀。當地一名高級警官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飛機撞上的大樓是一家醫院宿舍，造成地面人員數十人傷身亡。

一個家庭在登機後留下了笑容燦爛的自拍合影，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是他們留給世界的最後印象；他們更沒有意料到，當時自己的生命僅剩下最後幾分鐘。這個家庭的男主人喬希是一名醫生，不久前前往倫敦工作，這次他是特意回印度接妻兒母子四人到其身邊。女主人維亞斯是一位長期在當地工作的醫生。她在不久前辭去了工作，因為她準備帶著3個孩子到英國倫敦與丈夫團聚。

原本憧憬著在倫敦開啟新生活的一家人，就那樣失去了生命。看到他們自拍合影的相片，發現這家人有多幸福啊！想到乘坐這班航機到達英國後，他們從此不用再分開了！然而事與願違，他們登上這架航班後，

確實永遠再也不用分開，然而卻要跟這個世界永別。

倘若他們不急著移民英國去跟喬希團員，就不會搭上這班航機，一家人也將安然無恙。可是他們的生命已到終點，即使當天沒有搭上這班航機，也會因其它緣故離世。

《聖經》箴言16章9節告訴我們，「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我們一直都在為各自的美好前景繪製藍圖，卻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明天。我們若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籌劃未來，最後將是一場空。唯有按照神的旨意來規劃，才是最完美的結果。

另有一名工商管理專業的女學生，與丈夫住在英格蘭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爾，近日到印度西部度假，原訂6月12日下午乘搭該架失事的班機，卻在前往機場的途中遇到堵車，最終比原定登機時間晚了十分鐘而無法登機，僥倖逃過一劫。

有人認為這是她運氣好，其實那是因為她的時間尚未到。

這名女學生若是命不該絕，即使她來得及登上這班航機，最後也必定會吉人天相。該班航機上的唯一倖存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即使從高空墜下，惟因時辰未到，所以雖然身處險境，最後還是化險為夷。

6/17/25 (二)

高俊仁

多巴胺與內啡肽



在一次聚會上，銀行主任、社區領導、行會會長、公司高管等十餘人相談甚歡，其中不乏研究生、本科生等高學歷者。席間，我偶然提及多巴胺與內啡肽，眾人卻面面相覷。對於多巴胺，大家僅略知皮毛，而內啡肽更是聞所未聞。

其實這兩個名詞已問世二三十年，網絡上相關介紹比比皆是，或許是大家未曾留意。多巴胺和內啡肽都能帶來快樂。心理學將人類的快樂分為消耗型與補充型：前者由多巴胺驅動，源於即時滿足；後者以內啡肽為載體，誕生於自我突破。多巴胺帶來的快樂具有刺激性，需不斷的獎賞反饋維持；內啡肽帶來的快樂則有些「自找苦吃」，越是挑戰艱難之事、堅持越久，越能收穫深層愉悅。

在神經科學領域，研究多巴胺的卡爾森、格林加德等人，以及研究內啡肽相關領域的羅傑·吉爾曼，均榮獲諾貝爾獎。二者作用機制大相逕庭：多巴胺依賴持續的外界獎賞，如同填不滿的慾望黑洞；內啡肽則青睞突破自我的過程，讓人在艱辛付出後獲得持久而深刻的滿足。

這兩種快樂塑造了不同的人生體驗，也在一定程度上劃分出精神世界的層次差異。沉溺於消耗型快樂的人，往往被多巴胺支配。低俗娛樂、不良嗜好、無節制刷手機、過量煙酒，乃至黃、賭、毒等行為，能快速激活大腦獎賞系統，帶來短暫愉悅。但這種快樂如泡沫般虛幻，易使人陷入舒適陷阱——習慣了唾手可得的滿足，便會喪失挑戰困難的勇氣，將微小努力錯認為拚命付

出，最終在虛幻快感中消耗生命能量。

內啡肽帶來的補充型快樂，是反本能的長期主義成果。無論是科學家攻克難題、藝術家創作傳世之作，還是普通人堅持閱讀學習、規律運動，這些行為初期因違背舒適本能而令人抗拒。但當突破臨界點，大腦分泌的內啡肽會將痛苦轉化為愉悅，讓人在持續自我超越中養成優秀習慣。這種快樂不依賴外界刺激，源於對自我價值的深度認同。越是高層次的人，越善於通過這種方式追尋快樂，成為內啡肽的主人。

值得強調的是，內啡肽也是溫柔一刀，同樣會令人「上癮」。對我而言，一兩天沒有寫作學習、三五天缺少勞動出汗，或是較長時間未能出遊旅行，都會感到心中空落落、手足無措。如今想來，這正是內啡肽作用下的「高級成癮」。它不僅帶來快樂，更促使我們主動追尋生命的意義。

內啡肽帶來的幸福感，往往在重大目標達成瞬間爆發。學生寒窗苦讀考入名校，商人歷經艱難談判做成大生意，科學家經年累月研究完成重要實驗……這些時刻的愉悅，不僅源於目標實現，更來自對自身能力的肯定。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依靠捷徑獲取的短暫快感，如通過關係進入名校，因缺乏自我突破過程，只能帶來多巴胺驅動的瞬時興奮，難以沉澱為持久的生命滋養。

人類本能趨向安逸，但真正的幸福恰恰誕生於對本能的超越。多巴胺用即時快感編織甜蜜陷阱，令人在虛幻滿足中沉淪；內啡肽則以延遲滿足為引，引導我們在挑戰中重塑自我。縱觀歷史，那些在科學、藝術、商業領域成就非凡者，無不是駕馭內啡肽的高手。他們深知：唯有穿越痛苦的荊棘之路，方能抵達幸福的彼岸。

靈子

利用啟德發展主場經濟



近日，亞洲杯外圍賽分組賽在香港啟德體育園激情上演，4.2萬名球迷入場支持，為主場作戰的港隊吶喊助威。最終，港隊不負眾望，以1比0的比分力克印度，取得了這場關鍵比賽的勝利。

此次賽事是啟德體育園啟用以來，首次承辦國際A級足球賽事，同時，入場總人數也一舉刷新了香港足球史的紀錄，為香港足球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啟德體育園啟用後，在短短3個月內就已經舉辦過多場大型盛事，除能提升香港「盛事之都」形象外，亦帶動了臨近地區的經濟活動。筆者認為，啟德體育園作為香港的新地標、新主場，港府應該進一步發掘其發展潛力，除舉辦國際盛事，發展盛事經濟外，亦可發展主場經濟，藉著吸引球迷入場支持港隊，激活本地經濟消費的同時，增加社會凝聚力和歸屬感。

要知道，在舉辦了英國樂隊Coldplay、香港歌手謝霆鋒、台灣組合五月天、新加坡歌手林俊傑的演唱會，以及國際七人欖球賽後，亞洲盃外圍賽分組賽是港隊首次以啟德作為主場的國際A級足球賽事，取代了過去30年香港大球場作為港隊主場的地位。足總於開賽前一日就宣佈，門票已全部售罄；賽事舉辦當日，入場人數超過42000人，刷新香港足球賽事入場人數紀錄同時，現場亦是「一片紅海」，氣氛十分熾熱。

過去受到大球場場地所限制，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級足球賽事，最多只可容納3.8萬名觀眾，但啟德體育園啟用後，拓寬了香港發展盛事經濟、主場經濟及球迷經濟的空間。以歐洲為例，每逢大型足球賽事，如倫敦打吡、西班牙國家打吡及歐聯決賽等，都吸引大批球迷入場，或在舉辦地附近酒吧消費，為支持的球隊打氣，刺激了周邊地區的經濟活動，亦增加了社區內部的凝聚力。

事實上，盛事經濟的範疇極為廣泛，它不僅涵蓋了國際巨星演唱會、國際論壇及展覽等傳統項目，體育賽事同樣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都懷揣著對美好事物的熱愛，但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群體，各自有著獨特的興趣和消費習慣。因此，若香港想要大力發展盛事經濟，就必須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舉辦多樣化的盛事活動，就像精心調配一道美味的大餐，滿足不同群體的口味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盛事刺激經濟消費的效用，讓香港的經濟如同奔騰的江河，源源不斷地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港府不妨考慮成立一個專門針對啟德體育園發展多元化盛事活動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像是一位智慧的舵手，能夠深入研究啟德體育園未來產業多元發展的方向，進一步挖掘其更多的發展潛力，為啟德體育園的未來發展描繪出一幅宏偉的藍圖，讓這座充滿活力的體育園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更多的力量。

胡濟衛

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底氣何來？



特稿

在導彈尾焰撕裂夜空的背景音下，以色列軍隊13日悍然將打擊目標指向伊朗腹地——伊斯法罕附近的核設施哈馬丹與大不裡士的空軍基地赫然在列。這場公然踐踏伊朗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軍事冒險，其底氣究竟從何而來？

美國撐腰是這出冒險劇的鋼骨。以軍發言人戰報中輕描淡寫提及的「絕大多數導彈被攔截」，背後正是美軍「薩德」反導系統編織的空中盾牌。當伊朗導彈還在呼嘯途中，美以軍事同盟的實質便已昭然若揭——一方提供安全傘，一方放手攻擊，這種戰略捆綁使以色列敢於在紅線邊緣反覆橫跳。

自身軍力則為行動注入冷酷信心。以方宣稱「完全摧毀」大不裡士空軍基地，其精準打擊能力與情報穿透力令人不寒而慄。這已非單純邊境摩擦，而是直插對手戰略縱深要害的「外科手術」。當以色列能以如此精度打擊千里之外目標，其威懾半徑與行動野心早已超出地區框架。

國際博弈的僵局更成了縱容的溫床。

聯合國安理會雖召開緊急會議，中方代表傅

曉也嚴正譴責以方侵犯主權行為，警告局勢升級的嚴重後果。然而大國分歧與安理會行動機制的癱瘓，使此類警告難以轉化為有效約束力。國際社會失語無形中為強權邏輯發放了通行證。

核設施這一人類科技與和平的結晶，如今卻淪為戰場靶標。以色列此舉不僅是對伊朗的嚴重挑釁，更是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底線的粗暴踐踏。攻擊和平核設施開此先例，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核災難的陰影將籠罩所有國家——任何核設施都可能被貼上「潛在威脅」的標籤，成為下一個打擊目標。

中國常駐安理會傅曉代表在安理會疾呼「反對付諸武力和非法單邊制裁」，其言錚錚。化解當前危局，唯有回歸外交與規則框架。國際社會應超越一時一地利益，以最大緊迫感迫使以色列停止軍事冒險主義，推動伊核問題重回對話軌道。

當爆炸聲取代了談判桌的辯論聲，人類離自我毀滅的深淵便更近一步。以色列的「底氣」實則是全人類共同安全堤壩上的裂痕——若任其蔓延，最終淹沒有的絕不只是中東的和平。

劉先衛

百萬罰款背後的藥品安全之間



詩意衡南

近日，西安某藥業有限公司因生產銷售劣藥及違反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被罰沒款合計101.39萬元，負責人雖「認可」處罰卻稱「罰款太重」，並準備申請行政復議。這場爭議背後，折射出藥品安全監管與企業責任之間的深刻矛盾，更暴露出公眾健康與商業利益的天平之間。

違法事實清晰，處罰有據可依。根據《藥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條，涉案批次葛根飲片性狀、雜質項目不符合規定，被認定為劣藥。企業未修訂質量管理文件、未組織培訓、檢驗記錄缺失等行為，更暴露出生產體系系統性漏洞。監管部門依據貨值金額10倍罰款的法定標準作出處罰，既符合法律剛性要求，也體現了對藥品安全「零容忍」的監管態度。專家指出，即使貨值不足十萬元按十萬元計罰，正是為避免「小額違法低成本」縱容劣藥流通，法律條款設計本身具有合理性。

「罰款過重」之辯，實為責任轉嫁。企業負責人將問題歸咎於「農戶產地加工」，試圖將質量管控責任外部化。但作為藥品生產全鏈條的責任主體，企業豈能以供應商監管失職為由逃避處罰？《藥品管理法》明確要求生產環節對藥品全生命周期負責，農戶加工環節的問題恰恰暴露出企業原料把控的嚴重缺失。若允許此類

辯解成立，豈非縱容企業以「甩鍋」代替整改，讓藥品安全防線形同虛設？

重罰之下，藥品安全何以立命？藥品是關乎生命的特殊商品，性狀、雜質不合格絕非「微小瑕疵」，輕則延誤治療，重則危及生命。近年來從刑法修正案將藥品犯罪刑罰提至無期徒刑，到《藥品管理法》罰款倍數大幅提升，立法持續加碼正是因藥品安全「容錯率」近乎為零。監管部門此次處罰既是對個案的懲處，更是向全行業釋放「質量紅線不可越」的強烈信號。若因企業「叫苦」而妥協，損害的將是無數患者的用藥安全與社會對藥品體系的信任根基。

監管利劍高懸，方能倒逼行業自律。當前醫藥行業高速發展，但部分企業仍存在「重營銷輕質量」的頑疾。此次百萬罰單，當成為行業鏡鑒：藥品生產絕非簡單的商業行為，而是背負著生命重托的「良心工程」。監管部門需以更智能的檢查手段、更嚴厲的追責機制筑牢安全堤壩；企業更應摒棄「認罰抵責」心態，以敬畏之心完善質控體系。唯有法律威懾與道德自律雙輪驅動，方能真正斬斷劣藥流通的黑色鏈條。

藥品安全無小事，監管重錘需長鳴。面對百萬罰款，企業當以整改代替抱怨，以責任代替推諉。唯有如此，公眾方能重拾對藥瓶裡每一粒藥丸的信任——而這，才是比商業利益更珍貴的「生命契約」。

謝如意



有常無常有無常

有常的事很多，但是好多人不珍惜。所以，往往要等到失去了之後，他們才知道有常的可貴。

有常是那些被看作廉價的或者視為無用的東西，比如柴米油鹽醬醋油，又比如空氣，我們每天都在與他們交往中存活，我們人之間的真情，我們在彼此和諧中成長等等。可是好多人未得到時以為悶悶不樂以為遺憾，得到後視它們如草芥感到無聊，或躊躇之、或鄙棄之而不覺可惜。只有等到得而復失之後，有的人才懂得珍惜。

人們害怕無常，其實很多符合客觀規律的事情，只要你知道後就不覺得其無常，而能夠順應之，利用之用來自求多福。

問題在於很多人都沒有活到老學到老的願望和行動，凡事都以自己的老經驗為轉移，這樣，無常就自然孽生出來了。一旦遇到無常，就以為都是別人的錯，沒有自己的錯，不懂得怎樣在遭受無常中及時止損。有時候為此還會兵不血刃地毀掉自己寶貴的生命。

午後倒垃圾中信步小游，遇到有些熟人就坐下來拉呱幾句。

聽說有一對夫婦家境一般，他們的兒子搞了個外國人，就動用他們來之不易的幾十萬元結婚了。

一年多以後，那個女的突然跑了，連結婚時給他的金首飾等一併都捲走了。這個當婆婆的為此想不通痛哭流涕，後來竟因此永遠地走了！

無常就是這樣成為她生活前進的絆

腳石，甚至是要了他的命！能都全怪別人嗎？不能！因為還有因為自己的固執己見的原因。所以才不能化解她自己的心病而被氣死了。這種事情，聽說我們本鄉過去也有例子。

其實，只要你明白，錢與金器被騙走，那雖是自己大半生積蓄來之不易，但是，為啥不反思自己失察之過？為什麼不把它當作前世冤親債主來討債而致如此，從而讓自己定下心來去做過日子的實事，為什麼不從中反思得到自己因修養不足而遭受欺騙的事實，從而「吃一塹，長一智」地學乖了，人也變得成熟起來，從而把被騙的事當做生活的墊腳石登高望遠呢？而卻把自己氣死了，那真是親痛仇快的事情了！

有常無常有無常。無常常是自己預料不到的才叫無常。

如果能夠加強對自己的反思和修養，那不就提高了自己隨機應變的能力了嗎？而自殺既是用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又是自己幼稚淺薄又頑固不化所導致的，這種令親痛仇快的事情實在不能再聽之任之而麻木不仁了！

當然，反思和修養有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我們從來就自以為是不學無術，那樣就是拒絕進步和成長，自尋死路也就不足為奇了。

無論男女老少，要當英雄不要當狗熊。當生活中的英雄就得學習天天反思和完善自己，在從事各種事情中才能不斷獲得進步，最終成為生活中動靜得當，進退自如的真英雄喔。

2025年6月1日兒童節寫於福建南安

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